

欢迎投稿:qlwbzd@163.com

电影节随记

# 错了就改

# 戛纳,我们是来干活儿的

本报记者 倪自放

##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结束为期两周的戛纳电影节采访回到国内,同事们开玩笑说得最多的话是:看,你都晒成了大麦色,戛纳比较养人啊!

每听此言,我都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其中的缘由是:戛纳的阳光和海滩确实旖旎宜人,但那不属于在戛纳采访的记者们,用娱记们的“行话”说,“我们是来干活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戛纳之行也不是游山玩水。

说戛纳之行不是游山玩水,首先来自时空的颠倒和语言的隔阂。与国内体育记者采访国际赛事大多有人组团前往不同,文娱记者采访国际电影节都是单打独斗。法国绝大多数人说法语,年轻白领会说少量的英语,据说,他们看不起说英语的人,这对说着英语出国的我们来说就碰到了困难。

## 巴黎,上火车不检票

5月16日到巴黎准备转火车到戛纳,到达巴黎里昂车站售票处,才发现我要买的那个时间的高铁票(比中国普通动车还慢许多)已经售罄,但我必须坐这班车去戛纳,要不就赶不上电影节的开幕式了。无奈,法语、英语、中文、身体语言并用,向售票小姐请求能否给我一张“站票”,其实这种事情在国内的火车运营中很常见,但售票小姐微笑着拒绝了,并向我推荐下一班火车。费尽口舌说了接近十分钟,

售票小姐始终不松口。我很愤怒地拉着行李跑向站台,好在法国的站台并没有检票环节,我得以顺利地上车补票,在餐车里晃荡了五个小时如期赶到戛纳。

戛纳采访,尼斯住宿

戛纳是富人的天堂,房子很贵,类似于青年旅馆的小房间,每晚100欧元以上,合人民币800多元,无奈,很多中国记者包括我住到离戛纳30公里的尼斯市,每天坐40分钟左右的火车往返戛纳和尼斯,在戛纳采访写稿,在尼斯住宿。幸好法国人比较热情,如果你向法国人问路,但他自己也不知道那条路怎么走,他会帮你问别人,甚至走数百米把你送到目的地。

在戛纳,采访也有纠结。对于一位“有追求”的资深电影记者来说,在戛纳这



本报记者在戛纳电影节采访费翔。

样的国际场合,当你采访的多是国内热播电视剧的熟脸时,你应该感到丢脸。不知道是去游山玩水还是去卖片,反正国内影视界对戛纳“有感情”,业界忽忽悠悠去的人很多,少数是参赛,比如姜文的《浮城谜事》,大多数是没有任何作品参赛、展映,带着代言品牌的嘱托就去了,还跟着走红毯,并且拉着华语媒体记者让你采访他(她)。说实在话,他们不过是在国内电视剧领域混了个脸熟,在电影界还属于新人,去戛纳这样的电影节最高殿堂纯属指油赚名气。

## 各国美女行注目礼

在拒绝了国内最红的两个电视剧演员的约访,拒绝了声名狼藉的某香港大牌女演员的约访后,我约了世界电影界多位对中国电

## 影发展能发出振聋发聩声音的人士采访,包括印度制作人、导演阿努拉格·卡夏普,包括中国华谊兄弟总裁王中磊,在好莱坞大片压境华语片堪忧的情况下,他们的声音能够真实地反映华语电影、亚洲电影的实情和经验。

说戛纳不是游山玩水,不代表你无视世界上最为出色的海滩。在当地时间5月26日下午完成所有的采访后,我和同事刘玮终于有了两个多小时的空闲时间,此时,北京时间已经是5月26日晚上11点——走,去享受戛纳的海滩。因为当时海水还比较凉,当刘玮换上游泳衣在戛纳的海里以标准姿势畅游时,世界各国美女一起行注目礼。我选择了躺在海滩上晒太阳,此时,生物钟终于回到北京时间,在戛纳湛蓝的天空下,我竟然睡着了。

读者评报

## 数据有误

5月29日A11版《今年大蒜预计整体减产25%》,文中第四段“根据金乡县商务局的统计,2011年,金乡大蒜种植面积约为71.8万亩,金乡及周边种植面积约为220万亩。而今年金乡大蒜种植面积约为68万亩,金乡及周边种植面积约为200万亩,较去年分别减少6%和4%。”数据有误。68万亩较之71.8万亩应该是减少5.3%,200万亩较之220万亩应该是减少9.1%,句中的“分别减少6%和4%”应为“分别减少5.3%和9.1%”。

感谢读者指正。这一数据来源于金乡县商务局的官方统计,经再次核实,这两个数据确实出现了计算错误。由于记者当时没有对这两个数据进行验证,造成了见报差错。对此,特向读者道歉。

读者 刘学英  
记者 马辉

## 行政拘留?

6月1日A12版《买彩票赔钱身绑“炸弹”劫人求死》,文中最后一段“张某已被行政拘留”。张某虽然犯罪未遂,但其行为触犯了法律,应该属于刑事案件,却仅仅是行政拘留,是不是搞错了?把“刑事拘留”误为“行政拘留”了吧?

读者对行政拘留处罚提出疑问是对的。据主办此案的民警介绍,起初认为该男子精神受刺激,精神出现问题,且本意并非抢劫银行,也并非伤害他人,所携带“凶器(二脚脚)”危害性不大,遂决定从轻处理。但慎重考虑,该男子的行为牵涉到金融机构,给他人带来精神伤害,造成恶劣影响,于次日依照相关法律将男子刑事拘留。目前,男子被羁押在郓城县看守所,案子已提交郓城检察院。

读者 刘学英  
记者 崔如坤

# 用剩下的琴弦演奏

作者:杰克·里曼尔 翻译:张维

小提琴演奏家伊扎克·帕尔曼缓慢地走上艾弗里费希尔大厅的舞台,他要在纽约林肯中心这个著名的音乐大厅里举行一场音乐会。如果你曾经亲临过帕尔曼的音乐会现场,你就会知道,对他来说,能够登台演奏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帕尔曼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他双腿绑着支架,走路需要拄着双拐。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一跛一瘸痛苦地走上舞台,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场景。尽管感觉非常艰难,但他依然庄严地走到自己的座位旁。他先慢慢地坐下来,把双拐放在台板上,再解开腿上的支架,一只腿缩在后面,一只腿伸到前面。然后他弯腰拾起小提琴架在肩膀上,朝指挥点点头,演奏正式开始。

曾经看过帕尔曼演出的听众早已习惯了这些行为。人们总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用目光伴随着他从台前走到座位上。他解开腿上的支架时,台下鸦雀无声,大家非常安静、耐心地等待着他准备好一切再开始演出。

但这次演出出现了意外:他刚演奏完开始的几小节音符,手中小提琴的一根琴弦突然断了。当时全场的听众都通过麦克风听到了这根琴弦断掉的声音,大厅里就好像传出来一声清脆的枪响。小提琴演奏会上传出这样的断弦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没有人认为这是什么过错。

在这种情况下,那天晚上亲临现场的听众当时都以为帕尔曼肯定要站起来重新戴上支架、拿起拐杖,再一跛一瘸地走下台去换另外一把琴或者换根琴弦。

但是,帕尔曼没有这样做。他仅仅稍停片刻,闭上眼睛稳定了一下情绪,接着就示意指挥重新开始。管弦乐队的音乐声再次响起,他从刚才停下来的音符接着演奏。随着乐曲的展开,他演奏得十分投入,激情澎湃,扣人心弦,听众从未听到过如此美妙的演奏。

当然,任何人都知道小提琴协奏曲仅靠三根琴弦是不可能完成的,在场的听众都清楚这个基本常识,可是这天晚上帕尔曼似乎对这个不幸的事实置若罔闻。只见他不断地变奏、不停地换把,演奏的技巧临场发挥得淋漓尽致。有那么一会儿,他在这三根琴弦上演奏出了全新的音调,这种音调听众们以前从未听过。

当帕尔曼演奏完最后一个音符,大厅里先是一阵难以置信的寂静,接着所有人都站起来齐声欢呼,听众席的每个角落都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家都站在那里,掌声、欢呼声惊天动地,所有人都通过各种方式对他刚刚完成的演奏表示由衷的敬佩。

台上的这位大师一直都是用四根弦的小提琴演奏着美妙的音乐,然而这次音乐会,因为意外,他的小提琴上只剩下三根弦。于是他就用这三根弦继续演奏。那天晚上他用这三根弦的小提琴演奏出来的乐曲似乎比以往更美妙、更圣洁,令人终生难忘。

生活在这个瞬息多变、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里,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在演奏着自己的音乐,开始时我们都有四根琴弦,演奏起来得心应手,到了后来没准什么时候就会少一根琴弦,然而我们仍然要竭尽全力,用剩下的琴弦来完成我们华美的人生乐章!



# 秘密的朋友

作者:单西亚·克赛 翻译:邓笛

8岁的安迪·布雷姆勒不幸患了癌症。在住院期间,问候的卡片和鼓励的信件像雪片般飞来,有些来自同学,有些来自邻居,有些来自亲戚。安迪把这些卡片张贴在墙上,把信件装订成册,一遍又一遍地看,心中充满了温暖与病魔斗争的力量。可是,当他离开医院回到家养病时,就再也没有收到这样的卡片和信件。

安迪每天都会去查看家里的信箱,拆看他可以拆开的每一封信,甚至包括广告、传单、银行账单。他的母亲琳达每每看到他失望的表情,心里很难过。

突然,她想,安迪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不是她能左右的,比如吃药、打针、化疗,但是有一件事是她能够做到的,那就是写信。从此,她每天都给儿子写信,信的结尾署名“你的秘密的朋友”。

安迪每次收到“秘密朋友”的来信总是显得非常激动。一天下午,他趴在餐桌上画画。他喜欢画画,经常把他画的画送给妈妈。当他注意到妈妈走过来看他画画时,他说:“妈妈,这次我画的画不是送给你的,是送给我的秘密朋友的。”安迪把他的画卷起来,收藏在抽屉里。

晚上,琳达在安迪睡着后,从抽屉里拿出那幅画,她发现在画的一角,安迪写了几个字:“妈妈,谢谢你爱你!”琳达继续充当儿子的“秘密的朋友”,尽管她知道这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然而安迪至死也没有说破这件事。

在整理儿子的遗物时,琳达发现了一本通讯录,上面记载着安迪参加癌症儿童夏令营时认识的一些孩子的名字。这让琳达萌发了一个想法,她给通讯录上的每一个孩子都写了一封信。不久,她收到了一些回信。“谢谢你,有一个孩子这样回复道:‘我没有想到除了父母之外,还有人知道我仍然活着。’”

在以后的10多年里,琳达继续给患癌症或其他疾病的儿童写信。同时,她还在伊利诺伊州创立了一个志愿者组织“爱的传递”。

依靠微薄的捐助款,“爱的传递”的志愿者每个月给患病儿童寄大约7000封信函、卡片或包裹,每年的圣诞节还要寄大约1100份礼品和食品。这些数字每年都有所上升。

“这件事我们要不停地做下去。”琳达对采访她的记者说,“这些孩子需要知道自己没有被别人遗忘,我们要尽可能地给他们送去爱和鼓励。”说到这里,她的眼睛湿润了,然后补充道:“我们不会再让查看信箱的孩子失望了。”

## 译文

编辑:李皓冰  
邮箱:2009fany@163.com